

卡尔·波普尔是20世纪西方著名的思想家、科学哲学家。出生于维也纳的一个犹太人家里。他的哲学理论体系庞大,包括科学哲学、历史哲学、社会政治哲学、伦理哲学和宇宙论等,各个部分形成了比较严密的思想体系。他的批判理性主义哲学对西方科学哲学影响很大,有人认为它占有“继往开来”的地位,即继逻辑经验主义衰落之后,开创出了一个新的历史主义科学哲学流派。在政治哲学方面,他提出了历史非决定论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提出了挑战……



(Karl Popper 1902 ~ 1994)

谭扬芳 著

波普尔历史哲学

BOPUER

LISHI ZHEXUE SHUPING

述评

安徽大学出版社

BOPUER
LISHI ZHIXUE SHUPING



波普尔 *Karl Popper*

历史哲学述评

谭扬芳 著

安徽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波普尔历史哲学述评 / 谭扬芳著. —合肥:安徽
大学出版社, 2007. 9

ISBN 978-7-81110-347-2

I. 波... II. 谭... III. 波普尔, K. (1902~
1994)—历史哲学—研究 IV. K0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49804 号

波普尔历史哲学述评

谭扬芳 著

| | | | |
|------|--------------------------------------|-----|---------------|
| 出版发行 | 安徽大学出版社 (合肥市肥西路3号 邮编 230039) | 经 销 | 新华书店 |
| 联系电话 | 编辑部 0551-5108272 发行部 0551-5107784 | 印 刷 |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印刷厂 |
| 电子信箱 | ahdxchps@mail.hf.ah.cn | 开 本 | 880×1230 1/32 |
| 责任编辑 | 程忠业 | 印 张 | 7.5 |
| 封面设计 | 孟献辉 | 字 数 | 162 千 |
| | | 版 次 | 2007年10月第1版 |
| | | 印 次 | 2007年10月第1次印刷 |

ISBN 978-7-81110-347-2

定价 16.00 元

如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序

◆ 易杰雄

《波普尔历史哲学述评》一书，是谭扬芳同志在马捷莎教授悉心指导下，通过刻苦钻研写出的一篇较优秀的博士论文。我有幸主持了她的博士论文答辩。现在，她又在我们所做博士后研究。她正式出版此书，请我写序，对我来说，几乎成了义不容辞的事。

更重要的是，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在一次全国唯物辩证法研讨会上，我有幸接触过在我国研究波普尔很早的舒炜光先生。他对波普尔的介绍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当时我即下决心要集中一段时间把波普尔的思想全面、系统、深入地了解一下，为此，我甚至仿效他的学术路子，花了不少时间认真钻研了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但这种想法由于诸多原因终未能完全兑现，但也始终未放弃。后来，我在先后为江苏人民出版社主编《现代世界十大思想家》和给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现代思想

的冒险家们》(丛书)审读波普尔的书稿过程中又强化了这一想法。谭扬芳同志请我写序,所以我欣然允诺,也是想以此为契机,逼着自己利用这个不短的暑假至少把波普尔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和《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等有关著作再认真研读一遍,然后在此基础上好好写一篇。没想到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当我开始这样做不久,假期已剩不多。谭扬芳同志告诉我,她的稿子出版社已排定。这样,我只好把正看着的波普尔的著作放下,赶紧把谭扬芳的书稿本身再细读一遍,赶紧写出一篇序,以兑现承诺。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是不具备为剖析世界著名思想家波普尔的重要思想和著作写序的资格的。人生真是有许多事身不由己啊!

卡尔·波普尔是西方批判理性主义的代表人物,当代世界著名哲学家、思想家。提到他,几乎没有一个学习哲学、研究思想的人不知道他曾提出过区分科学、非科学的界限的可证伪原则,提出过三个世界理论,还提出过以猜想和反驳为中心的科学研究方法等大胆而新颖的思想。由于其中有许多不完善之处,因此国际学术界对波普尔思想的评价也是毁誉参半。

某个方面的领军人物,由于他的特殊的社会地位,做得好的方面,正面影响大;其错误,对社会的负面影响也同样大。

波普尔在维也纳大学旁听期间,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他接受了社会民主党、共产党关于战争残酷及其所造成的危害的正确宣传,一度倾向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

KAREL POPPER

BOPPER USHI ZHEXUE SHUPING

义。在1919年春,波普尔还以为自己已经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了。但不久,如他在回忆录中所写的:“在我17岁的时候,已成为一个反马克思主义者。”其实,引起这一立场上根本变化的不过是这样一次政治事件:1919年某天,在波普尔17岁生日前不久,在维也纳,一群赤手空拳的社会主义者,在共产党领导下举行示威游行时遭到了枪击。他们本想帮助被拘禁在维也纳警察局的共产党人越狱。波普尔仅从这样一件事出发,对它根本不作具体分析,仅从人道主义出发就得出了否定马克思的暴力革命理论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结论,并从此决定了他终身的思想倾向,奠定了他一生两大事业的一个重要方面的基础——撰写《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和《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作系统的分析批判。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批判自然不可能不带有严重轻率和偏见的成分。

波普尔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总的说来是站不住脚的、错误的。但毋庸讳言,这一批判,在中国、在全世界,都产生了极大的破坏性作用。一些人对波普尔在这方面所做工作的高度颂扬即是证明。布赖恩·马吉在其《“开放社会之父”:波普尔》一书中曾讲:“我必须承认,我不明白任何具有理性的人如何能在理解了波普尔对马克思的批判之后仍然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①在《二十世纪的教训:波普尔访谈演讲录》中译本导言中,他也讲:“从绝对真理(以及各种决定论)的普遍至

^① [英]布赖恩·马吉:《“开放社会之父”:波普尔》,南砚译,第111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

信,到对其根本性的质疑和警惕,这是20世纪人类思想史上一个最为重大的事件。而波普尔的学说,特别是他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等著作中阐发的观点,对这一历史性的转折做出了无可替代的重要贡献。”^①有的西方学者为《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出版拍手叫好,把它称为“20世纪划时代的巨著”。

既然波普尔对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批判从总体上看并不正确,为什么这一批判还能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并在中国、在全世界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冲击波呢?分析起来,原因是多方面的。

应当承认,波普尔反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思想之所以在全世界能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原因首先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本身的理论与实践。

从实践方面看,斯大林掌权后无视马克思、列宁等人关于社会主义的设想——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在政治上不仅要消灭剥削和剥削阶级,而且要在消灭了工、农等一切阶级差别之后才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在经济方面,不仅完成了生产资料为全社会所占有,而且因此可以取消一切商品生产与交换,劳动者之间可以完全实行按劳分配了才算社会主义——而斯大林竟然把它们改为政治上只要消灭了剥削与剥削阶级、经济上只要消灭了生产资料领域的商品生产与交换、在消费品领域还有商品生产和交换的情况下就可以说是社会主义了。这就是说,斯大林宣布建

^① 波普尔:《二十世纪的教训:波普尔访谈演讲录》,王凌霄译,第2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成的社会主义,其实都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还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而在这种情况下,他又长期推行一系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才能实行的政策,这种“左”的脱离实际的错误路线和政策,使社会产生了一系列新的尖锐的矛盾。对此,他为了保持社会稳定,竟然背弃要使社会主义比过去任何制度更自由、民主的承诺,采取一系列高压政策,加强对社会的控制,由排斥异己到社会舆论一律压制不同声音,最后直至根本无视基本人权,搞镇压,做出了肃反严重扩大化这种无法无天的事。在这种情况下,权力完全失去了控制,国家权力机关官僚主义严重不说,国家主要领导人搞封建专制独裁,广大干部队伍也逐渐由人民的公仆变成了利用自己掌握的权力不顾老百姓死活为自己捞好处的贪污腐败阶层。在这种情况下,波普尔的批判历史主义所宣扬的下述错误思想:他认为历史主义与极权主义、专制主义密切相关,甚至荒唐地把共产主义与法西斯划等号,认为它们在政治斗争中表现为“左”右两翼,它们的理论基础都是历史主义。因此,他认为,如果把历史主义作为社会科学的根本方法,会给人类带来不幸。在此背景下,波普尔的思想不胫而走,传播很快,在世界上已有不少人对之顶礼膜拜。在经济方面,当时的社会主义各国根据斯大林模式不顾社会生产力的实际程度和人们觉悟的实际水平走计划经济之路,逐步使经济失去了竞争力,社会丧失了活力。加之后来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把国民经济收入的很大一部分用于军事工业和加强国防,与西方搞冷战对抗,使社会陷入了长期停滞状态,人民生活始终很苦。

在综合国力方面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所有这一切，都败坏了社会主义的名声，使人民不仅对社会主义逐渐失去信心，甚至还产生了厌恶。波普尔系统批判历史决定论的著作《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和《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于1944年在哈耶克主编的《经济学》杂志上先后发表，后在英国正式出版，由此波普尔的思想在世界范围内逐渐传播。这个时期，正是以前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在实践上越来越偏离马克思主义轨道的时期，而广大老百姓并不知道斯大林所搞的社会主义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设想的和为之奋斗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在根本不了解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情况下，于是就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本能地产生了反感，就认为只要是批判马克思主义、批判社会主义的东西就一定是好的、正确的，就不加分析地全盘接受。

在理论方面，随着无产阶级革命先后在世界许多国家取得胜利，马克思主义及其社会主义历史理论在全世界获得了广泛的传播，并在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成了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但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理论也被有些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作了教条化和庸俗化的理解。明明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某些结论过时了甚至是不正确的，也不敢实事求是地承认。不仅如此，他们还要千方百计地编造各种理由去辩解，形而上学地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歪曲为“经济决定论”或走向另一个极端，宣扬观念可以超越并取代“经济力量”。正如谭扬芳

KARL · POPPER

POPPER USHI ZHEXUE SHUPING

同志在她的著作中所正确指出的,在前苏联作为大学生和干部必读教材的,在社会主义各国也作为哲学主要参考书的由康斯坦丁诺夫院士主编的、代表斯大林思想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所讲的社会历史观,就是这种教条化、庸俗化的一个典型。他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高权威自居,自认为只有他才拥有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其实,正是这些人把马克思主义既是唯物的、又是辩证的,同时还是实践的、历史的新唯物主义观歪曲成马克思主义本人所坚决反对的“唯物质论”和“唯客观主义”,抽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主体能动性的灵魂,实际上是用还原论的观点说明社会历史规律,把社会历史规律的客观性完全等同于自然规律的客观性,只讲规律的决定作用,无视人的意志、目的、实际努力在社会历史中所起的作用,这就使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倒退到机械决定论,把社会历史规律绝对化、神秘化了。与此相联系的是,把社会历史的可预测性简单化、绝对化,完全排除了历史发展过程中偶然性的作用。在这种思想影响下,有人甚至认为资本主义的末日是“可以精确计算出来”的。这就把马克思主义本来是完全正确的历史决定论歪曲成了“宗教宿命论”。这是不折不扣的“理性盲目崇拜”、自大狂,正是由于这种“理性自负”,社会上才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的顶峰”、“一句顶一万句”、“绝对真理”这类十分荒谬的东西。

波普尔批判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错误思想之所以能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还与波普尔的批判本身有关。

以往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批判和对历史发展趋势理论的攻击,往往是明显地站在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立场上的,是非理性的、情绪化的。这种驳难非但改变不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反而引起了劳动者对它们的强烈不满,这决定了它们必然要被历史发展的洪流所吞没。而波普尔的批判则不同,至少从表面上看,它是从“纯学术”的角度来分析、批判历史决定论的。不仅如此,他的批判还是以类似自然科学的严谨态度来进行的,他从现代科学内部——现代物理学入手,由“中心颠覆‘科学定律’的绝对正确性和可靠性,然后向外拓展到历史、社会和政治的种种科学,对各种形式的绝对主义与决定论予以清算”,是以审慎的理性来批判“理性自负”,^①而且并非一点道理也没有。凡关注过波普尔的人都知道,爱因斯坦对他的一生影响最大,是他青少年时代所崇拜的思想大师中唯一一个后来未成为他怀疑、批判对象的人。1919年日全食的观测结果竟与爱因斯坦1915发现的广义相对论并据此做出的预见一致。这件事震撼了世界科学界和思想界,也使波普尔为之倾倒。当年他还有幸出席了爱因斯坦在维也纳的学术报告会,但他听不懂。不过这给了波普尔极深的印象:爱因斯坦并没有把自己的理论变为绝对不变的教条,而是强调要接受实践检验。他看到爱因斯坦在人们对相对论的一片赞扬声中竟准备随时否定自己的理论。由于受爱因斯坦科学精神和崇高人格的影响以及对爱因

^① 《波普尔生平》,中国学术论坛网,2007年8月25日。

斯坦的研究,他不仅走上了科学哲学家的道路,而且在坚持批判性思维和科学研究方法方面深受爱因斯坦的影响。而这一研究方法也体现在他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这部著作中。正如有人曾正确地指出过:波普尔的主要思想是建立在他的知识论之上的,而他在知识论方面的批判性创见则源自他对当代科学发展的深刻洞察和阐释。在20世纪杰出的思想家中,再没有人像波普尔熟悉并如此深入地介入当代科学内部的重要辩论,并与科学家共同体之间保持如此长期亲密的联系。^①他不仅与罗素、卡尔纳普、石里克、哈耶克这些国际著名思想家有过思想上的直接交流,而且与爱因斯坦、玻尔、薛定谔这些20世纪最知名的自然科学家有过交往,将自己的学术思想请这些自然科学家批评并受到他们高度赏识与赞扬。爱因斯坦早在1935年读到波普尔德文版的《研究的逻辑》就写信给予热情的支持。1936年末,波普尔在向英国学术资助委员会提出申请,并希望能在英联邦地区学术机构中得到工作机会,给他写推荐信的人中就有爱因斯坦。1950年爱因斯坦对波普尔出色的科学研究再次给予了高度的肯定。1960年与伯内特一起获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的梅达华也称波普尔为“无与伦比的最伟大的科学哲学家”。正是这许多世界顶尖级的、在国际上享有崇高威望的、几乎被视为人类智慧代名词的大科学家对他的肯定与赞扬,使波普尔的思想——包括他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从总体上看

① 《波普尔生平》,中国学术论坛网,2007年8月25日。

并不正确的思想),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在世界上获得了广泛的传播,以至许多人对之盲目接受。

波普尔批判历史决定论的错误思想之所以影响大,还与下述情况有关:其批判锋芒所指虽然也包括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本身,但主要是指17~18世纪的历史决定论,特别是被教条化、庸俗化、被曲解了的社会历史发展理论。不仅如此,他对作为思想家的马克思本人及其社会主义中关于人类平等与自由的道德理想不仅未批判,还抱有深深的认同。波普尔对马克思主义虽然怀有偏见,但对马克思本人却怀有深深的敬意,认为马克思是一位天才的哲学家,他把自己的理论与“空想社会主义”区别开来,这是十分正确的,而且他认为马克思的理论在当时的确是科学的,提出了大量可被经验事实检验的预言。不过在波普尔看来,其中有许多重要的预言已经被历史证伪了。他后来在自传中还曾写道:“甚至在否弃了马克思之后的若干年内,我还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而且如果能有一种与个人自由相结合的社会主义的话,我现在仍然算一个社会主义者。因为在一个平均主义的社会中过一种适度、简朴而自由的生活,是再好不过的了。”^①

在我看来,波普尔反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思想所以能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并为很多人接受,还有一个更深刻的社会原因: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用辩证逻辑方法分析人类社会本质,揭示其发

^① 《波普尔思想自述》,赵月瑟译,第44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展规律和趋势的结果。它无非是说：“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但人们所预期的东西在大多数场合都互相干扰，彼此冲突，很少能如愿以偿，这就使表面上好像由偶然性支配的社会历史进程，其实“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① 它同样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这个历史过程表现为，从现实的人出发，即从人的物质生活条件和为生活需要而进行的实践活动出发，既把人类社会看做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交互作用的产物，又把社会历史看做在这种复杂的交互作用过程中不断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过程。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是一种并不否认偶然性作用的辩证决定论。而波普尔对历史决定论的反驳受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的影响很深。他自己就讲过，“我虽然主要关心的是物理学的方法……但多年来我也关心社会科学，特别是看到社会科学的基础不能令人满意的状态”。又说：“我的方法对于所有社会科学，包括历史科学在内，都是普遍适用的。”^② 事实上，在他看来，社会科学应具有与自然科学统一的科学研究方法。而他又认为，当代自然科学的非决定论主要是由量子力学的测不准原则支撑起来的，自然科学的非决定论又给社会科学中的非决定论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因而他从自然科学的非决定论出发提出了社会科学中非决定论的历史观。他不知道，量子力学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② [英]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上卷，庄文瑞、李英明译，第2页，台北：桂冠图书公司，1986。

并非完全不受因果规律的支配,只不过支配它的不是那种单义的因果决定论,而是一种以统计规律为基础的决定论。这表明,波普尔用以分析批判历史决定论的主要工具还是形式逻辑。而形式逻辑“对于日常生活”和“科学的小买卖”不仅是客观的,而且是必要的(恩格斯语)。对于复杂的社会生活它就显得不够了,但它确实又是人们比较容易接受和掌握的东西。而辩证逻辑就不同了,它是远比形式逻辑要复杂高级得多的思维形式,没有通过系统的思维训练,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缺乏必要的基础是很难理解和接受的。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明明是正确的人们却不认同,而波普尔批判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思想从总体上来说是不正确的,不少人却反而觉得有道理的重要原因之一。这就好像托勒密的地心说由于与我们的日常经验接近容易被人们接受,而哥白尼的日心说让人理解起来反而费劲一样。

波普尔的历史非决定论从总体上讲是不正确的,但它在世界上影响却如此巨大,使一些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和个人放弃了正确的立场,导致了对马克思主义及其社会主义思想的怀疑甚至否定。在这种情况下,真正深入到波普尔历史非决定论内部,对它作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以正视听,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唯物主义观,帮助人们重新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坚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这成了每个信仰马克思主义、研究唯物主义史观的人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

波普尔的思想,在我国早就有人关注和介绍,他的主

要著作现在基本上也都译成了中文,在我国得到了相当广泛的流传。仅《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一书在我国就出版过两种译本,发行近7万册,它在我国影响之大,由此可见一斑。但对他的思想,特别是他反对历史决定论的思想,国内虽然也发表了一些论文,但大多数还只是抓住其中一个观点进行评析,且主要集中在政治批判上,能从学理上作深入分析的还不多,能将其放到他思想体系中作全面、深入、细致剖析的专著更是少见。谭扬芳作为一个年轻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为自己选择了这一艰巨任务,希望能在这个重大理论上,在拨乱反正、以正视听方面作出自己的努力。这不仅反映出她高度的理论自觉,也充分表现了她的历史使命感和时代责任心。

谭扬芳同志这部著作,在充分吸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紧紧围绕历史规律、历史预测、历史意义等问题,抓住波普尔历史非决定论,特别是他批驳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基本观点和主要论据,深入到他的思想逻辑的内部,把他的历史哲学的理论基础、方法论依据及基本内容等诸方面综合起来加以研究,通过长期艰苦的思索,最后从学理上对它们逐一加以实事求是的剖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极有见地的独到的正确看法,从而大大深化、推进了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谭扬芳的阐述令人信服地表明,波普尔对历史决定论的非难,有许多根本就不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本身的内容,而是后人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教条化和庸俗化——主要是针对上个世纪40年代~60年代前后把社会规律还原为自然规律并将其绝

对化的倾向；另有一些是波普尔本人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误解，是他强加到马克思主义头上的。波普尔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本身的分析批判，不少地方由于他运用的是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和形式逻辑的方法，使他无法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因而波普尔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批判以及他本人的历史非决定论思想，从总体上讲是不科学的，尽管其中也不乏真理性的颗粒，有些思想甚至是深刻而且具有启发性的。即使是对机械决定论的批判，对促使我们思考社会历史规律到底具有怎样的特点、社会历史规律到底应该如何正确认识，这对由于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阐述得还不够充分的方面，促使我们继续深入研究，进一步丰富、发展它，也是有积极意义的。

在我看来，本书的下述章节论述得尤为出色：如作者在反驳波普尔认为历史发展无规律可言时，对社会规律的重复性是一种本质的、必然的联系的重复性的阐述；关于历史人物、事件和过程的多样性、差异性和不可重复性，并不必然导致对历史的规律性和同一性的否定的论述；在反驳波普尔以趋势不是全称命题否定历史规律存在时，提出波普尔否定统计趋势也是规律，实质上也就否定了量子力学等现代科学在规律观上取得的巨大进展，否认了自然界规律的一种基本类型的分析；在反驳波普尔以历史过程的偶然性否定历史规律存在时，关于历史规律的社会选择性特征并没有否定历史规律存在的论述；在提示波普尔反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在方法论上的错误时，认为对如何